

纯粹理性批判

〔德〕伊·康德 著

韦卓民 原译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 译 增 注

纯粹理性批判

〔德〕 伊·康德 著
韦 卓 民 原译
曹 方 久 整理
唐 有 伯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Norman Kemp Smith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London,
1929

本书根据英国麦克米伦图书公司1929年英文版转译。原著以德文出版，原书名称为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英文版是根据德国哈尔特克纳黑出版社1787年出版的第二版译出的。

纯粹理性批判

康德 著

韦卓民 译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汉市武昌桂子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3.625 字数：590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22-0753-4/B·36

印数：1—2000 定价：平14.80元

精18.80元

韦卓民遗著出版前言

王元化

卓民先生逝世已有十多年了，他是我父亲的同窗好友。少年时父亲曾以卓民先生手不释卷的好学精神勉励我勤奋读书。他说，卓民先生每逢假期都定下阅读计划，读书之多令人敬佩。三十年代初，卓民先生在武昌华中大学主校政，那时我刚进中学，适值长城抗战，局势日紧，北平谣诼纷传，一夕数惊，我们举家南下暂避，整整一个暑假就寄居在华中大学校舍中。这时我第一次见到了卓民先生，当时他曾利用余暇授我们几个孩子《大学》和《中庸》。暑假后，北方局势暂告缓和，我们全家回到北平，从此一别就是三十多年。六十年代初期，卓民先生利用暑假来沪探亲访友，重新见面时我已进入中年。那时我对黑格尔兴趣正浓，提出要向他请教，他慨然应允，并约定通信讨论。他回武汉不久就按约定开始实行了。我们大约十天左右就通一次信，书札来往颇为频繁，十年浩劫曾一度中断，并将那些信件全部销毁，直到一九七三年才又继续通信。这些信我保存下来了。几年前，我曾从中选出几封以《关于黑格尔小逻辑一书的通信》为题，发表在《上海师大学报》上，以表示我对卓民先生的悼念。

卓民先生素重康德，他曾向我谈过，他对康德的评价远远驾凌于黑格尔之上，并要我攻读康德著作。解放后，他的近三百万字的译著，其中有关康德的就占了绝大的比重。他译的康德著作，就国内来说，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在质量上也堪列上乘，比如，《判断力批判》这部书的上卷原是由别人译述的，后来出版社改请他续译下卷，就是因为编者认为他更能胜任的缘故。他早年留学美国，在哈佛获硕士学位。后又留英，在霍布豪斯门下就读，其时，他遍历欧洲几家著名大学深造，历时数年，得博士学位。他不仅精通英、法、德、俄诸语种，也精于拉丁文。这对他的研

究和翻译工作极有裨益。他不是那种偏执一隅之解的学者，在学术上仅做一家的功臣，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拘囿在狭窄的范围内。他学贯中西，深知融合古今，触类旁通的重要。他生前曾向我说过，他留学英国时，打算钻研佛学，曾向一位年老的英国女专家请教。当他得知，欲通佛学，须懂巴利文，而学这门古文字又非三、五年不可，才废然而止。尽管如此，他还是读了不少汉译梵典，并与我国佛学专家结交。我认识熊十力先生并向之请教，就是经卓民先生介绍的。卓民先生也精于黑格尔哲学，晚年撰《黑格尔小逻辑评注》，此书包括部分重译、注释、评论，约七十五万言。他逝世前估计至少已完成三十余万字。他逝世后，翰伯正主持商务工作，我曾向他呼吁，收集遗稿出版，以嘉惠后学。可惜不久翰伯即染病瘫痪在床，陈原同志得知此事后向我函询，但因不知遗稿下落，事遂告寝。我为此一直深感遗憾，现在华中师大专门成立了卓民先生遗著整理小组，筹划陆续出版先生遗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等十种左右，上述《评注》也列入计划内，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

我和卓民先生通信时，常提出一些疑难问题向他请教，有时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请他指正。他的复信往往对所涉及的著作从体系、用语、体例直到读法和参考资料提出有益的指导，而且也间或评论其中利弊，耐人寻思，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到老一辈学者那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卓民先生在复信时，往往为了一段话，甚或一个术语，查阅各种版本。倘手边无书，没有查到，即在信中言明，而不肯含糊过去。他对黑格尔的用语，大多几经推敲，决不望文生解，真可说是“一名之立，旬日踟躇”。这种功夫在今天有些人不屑一顾，甚至轻蔑地加以“繁琐”的恶谥。因此，在一些理论文章中遂造成不求甚解、以讹传讹、概念混乱的种种弊端。我们的通信是私人信札，卓民先生对国内某些哲学家的评语，未遑斟酌用字的轻重，也许未免有欠妥之词。他在一封信中，曾谈到我国思想史方面的贫乏，勉励我说：“世兄其与我共勉之”的话，

至今仍时时促我勤奋，使我对自己的怠惰荒疏感到内心的疚责。后来，我的兴趣转向思想史方面，应该说卓民先生的那句话是起了很大影响的。他的来信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提出的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的产生背景，以及中世纪将其普遍化，以致黑格尔对它进行批判时，由于没有究明原委，终未切中肯綮，这些意见颇值得注意与进一步探讨。卓民先生不是孤立地去评价某一观点，而是追源溯流，以明其脉络，殚其统系。这种方法，尤足珍视。例如，他对黑格尔《小逻辑》中的推理理论，就是上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形式逻辑，下及以后发展起来的关系逻辑，从推理理论的流变及其史的发展，把黑格尔的一些观点放在这样背景上进行剖析与评价。这也是值得注意并可资借鉴的。

说来惭愧，卓民先生屡次来信嘱我钻研关系逻辑，但由于当时疏懒和多病，未能抓紧学习，终未入门。如今精力渐衰更不能存此奢想了，辜负了先生生前的殷切期望，每一念及，辄觉怆然。卓民先生指导后学是不辞劳苦，不怕厌烦的。他回答我问题的复信往往多至十纸以上，且正反两面书写，笔划清晰、端正，几乎从无圈改涂抹之处。当时他已年近九十高龄，除了学校交托的任务，始终在从事写、读、译、著工作，从不中辍。他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可以说没有虚掷寸阴。有一次，接到他的复信较迟，读了之后，才知道他有好几天发高烧，已卧床多日，这封信是他起床不久，就连忙作复的。我一边读信，一边感动不已。对照前辈，我愧然觉得自己不能严于律己，以致虚度了许多本来可利用来学习的大好光阴。如今愧恨无及，谨书以自劾，以勉来者。

我以上面简短的话，作为卓民先生遗著出版前言，一方面是对他的纪念，另方面也把他那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和诲人不倦、勉励后学的精神记录下来，作为我们后学者学习的榜样。我所接触的老一辈学者大都具有为我辈所不及的这种长处，他们身上的这些优点是应该一代代传下去的。

一九九〇年夏改作于沪上清园

中 译 者 前 言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而康德乃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这是人所周知的。因此，凡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凡是读西方哲学史的人，都力争对于康德的哲学有所认识。当然，要认识康德的哲学体系，西方哲学史一类的书固然可以作为研究康德的入门；然而要认真而具体地知道康德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则不可不读康德的原著。

康德的著作不能说不多，大大小小共有五、六十种（杂录、书简和遗书还不在于内），但是其中重要的也不过十种左右。一般人公认，康德哲学思想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他的三部《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

读康德哲学原著的人大都从《纯粹理性批判》入手，但是这本书比较难读，能愉快地读本书原德文版的人，国内不甚多。中译本原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仁源本（见《万有文库》），和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的蓝公武本。本译者近年为武昌华中师范学院的讲师和助教讲授西方哲学史，分五个单元，为期四年，而康德哲学是这五个单元之一，占一个学年。学员大都对于哲学有相当的基础，但一般认为胡、蓝两中译本不易阅读，因此增加我讲授的困难，在解释原著时常常和流行的中译本有所出入。适值北京商务印书馆约我再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所以就有这本新译的尝试。

本译者对于康德哲学的研究虽历时很久，但是造诣浅薄，外文也不够精通，诚恐对于康德的比较复杂的德文未能正确理解。所以，这次翻译《纯粹理性批判》，主要是以英人康蒲·斯密（Norman Kemp Smith）1929年出版的英译本为蓝本，而对照

Benno Erdmann Leibzig 1878 年的德文版和 Ernst Cassirer 柏林 1922 年的德文版，并参考穆勒尔 (F. Max Müller) 伦敦 1881 年的英译本，以及胡仁源、蓝公武两先生的中译本，旨在于这次翻译中不失康德原书的本意。所以，以“信”为主而尽量求“达”，至于言“雅”，则所未逮。本想多参考其他的德文版和欧洲各国的翻译本，但是本译者藏书有限而借书又不易，所以只限于手边的这几种。

我之所以据康蒲·斯密的英译本为蓝本，其理由有二：

(一) 我对于英语比较有把握。读德文本时，虽能理解，但稍不留意，便错误难免，而读英文本则言从意顺，没有隔阂。依我的翻译经验，在我译外文时，如作者写作水平远远超过我写这种外文的水平，则我的翻译是有些靠不住的。康蒲·斯密所写的英文，我自感也勉强能够写出，故不难翻译。(二) 我所见到的《纯粹理性批判》英译本有三种：(1) 迈克尔约翰 (J. M. D. Meiklejohn) 1855 年出版的英译本，根据原书第二版译出；(2) 穆勒尔 (F. Max Müller) 1881 年的英译本，根据原书第一版译出；(3) 康蒲·斯密 1929 年的英译本主要根据原书第二版翻译，而插入第二版所删去的第一版的某些段落，当第二版某些章节完全改变了其第一版的原文时、又将两版的原文一并译出而分别刊出。关于《纯粹理性批判》1781 年第一版与 1787 年康德亲自修订的第二版两者的优劣，在康德哲学研究者中曾有过不同意见，这里不必去考虑这些了。我们知道，康德课堂讲授“纯粹理性批判”的学说为时甚久，据他自己所说，他对于这个问题深思熟虑，不下十有一年，而到了年纪快六十岁时，好象忽然想起他的来日不多，需要把《纯粹理性批判》这书刊出问世，于是在授课之余，一口气只花了四、五个月工夫就写出了这部 856 页的巨著，其中欠整理的地方是难免的。第一版刊出后，评论层出，康德都是知道的，为了答复这些评论，他曾在 1783 年出版《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书，而在 1787 年才刊出这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关于这第二版

的修改，康德在序言中说的十分明白，重要的增删是没有的，而在那些不得不根据评论者的意见在第二版所作出的修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含有一点损失的，就是我所不得不删去或节略的一些段落中，对许多读者可能还有帮助，因而认为是可惜的。”康蒲·斯密的英译本大都把这些在第二版中删去或节略的第一版各段落插入在第二版的译文中，使得康德所谓“这种小小的损失……得到补偿。”这是我采取康蒲·斯密的英译本为翻译的蓝本之第二种理由。

我在翻译过程中曾对照过 Erdmann 和 Cassirer 两氏的德文版。这两种德文版，校勘都极精细，而 Cassirer 的德文版虽较晚出，可是对于康德原德文的理解，似乎抱着一种保守的态度，还不如 Erdmann 的深入。

穆勒尔的英译本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穆勒尔原属德籍，在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多年，不但精通德文，而且又是语言学的名家，翻译康德的著作当然在文字上是没有问题的，正如康蒲·斯密在其英译本的序言里所说，“他的主要优点……乃是他更为准确地译出一些段落，而在那些段落里，特别能正确地了解德国人惯用语的种种微妙之处。”虽然如此，穆勒尔却不是研究康德哲学的，故在翻译时，对于康德的原意时有未透出之处，反不如康蒲·斯密英译之确切。我们可以说，穆勒尔的译文“雅”于康蒲·斯密，而“信”则似有逊色。在参考两译本时各取其所长可也。本译者在附译中指出的地方很多，请读者参考。

康蒲·斯密对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校勘多半采取德人华亨格尔 (Vaihinger) 的观点。他著有《纯粹理性批判解义》一书 (绰然^①译，商务 1961 年版)。据我看，他在《纯粹理性批判》英译本中，并未加进一己的意见来曲解康德的原意，其“凑合论”也不影响原书的次序，脚注也只限于文字的解释，并

① “绰然”系本书中译者韦卓民的笔名。——校订者

未涉及哲学思想。作为一本译著可以算得上信而达的。至于译文的小节，本译者也时有不同的意见，曾在《中译者附注》中提出。

我这次新译本书，得益于胡、蓝两中译本之处甚多，可以说，我的译本是建筑在他们的工作基础上的。然而，我对两氏的中译本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在附注中说到旧译的不妥时，主要是指蓝译说的。

胡氏中译本，读来确甚晦涩，其原因大概是胡先生从德文原本译出，而对于康德的哲学术语似乎没有深加留意，且对于康德哲学的整个体系又好象未深入研究，况且译文较旧，不合现代汉语的习惯。蓝公武先生的中译本，据该译本的《译者后记》所说，也是据康蒲·斯密的英译本译出的，但是我们与原英译本详细对照，许多地方象是不忠于英译原文，甚至误解英译的词句。原英译本脚注不少是精辟之处，而蓝译不予译出，也似乎是不应该的。因此《纯粹理性批判》这部书就有重新中译的必要。

我这次翻译，对于译词方面，颇费一番推敲。为方便读者起见，原想尽量沿用旧译，但是旧译中每每有和康德原意不大符合之处，于是不得不另拟新译，以求正确。例如康德常用的一个很重要的拉丁文短语 *a priori*，旧译为“先天”，颇嫌不妥。按照拉丁文的原意，*a priori* 本没有“先天”的意思，而以康德的哲学思想来说，“先天”这词更为不妥。所以我改译为“验前”，即在经验之前的意思。而 *a posteriori* 自然就译为“验后”了。又如康德原文的 *die Vorstellung*，英译固然有的用 *Representation*，又有的用 *idea*。如果据英译的 *idea* 而中译为“观念”，那就太泛了。由于德文的这个词，源出于“放在前面”，即“表而出之”的意思，所以本译者在翻译康蒲·斯密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一书中，曾用“表现”，但是“表现”又须作为动词用，所以今改译为“表象”。又如康德所用的德文 *die Erscheinung*，有英译为 *appearance* 的，有英译为 *phenomenon* 的，而竟据以中

译为“现象”，同是不妥的。因为据康德的哲学思想 das phänomen 即 phenomenon 和 die Erscheinung 是有重要的区别的。但由于用“现象”来译英文的 phenomenon，即德文的 das phänomen，已经成为习惯，那么 die Erscheinung 显然就不能又译为“现象”，以致混淆康德原来严格区分的两个哲学术语，所以我译 die Erscheinung 为“出现”。又如康德所用的 die Anschauung 旧译为“直觉”。这大概因为康蒲·斯密和英国其他康德哲学的研究者译为 intuition 这个词的原故。但是也有译为 perception 这个词的，如 Edward Caird 和 John Watson 便是两例。我们不能竟据英语的 perception 而中译 die Anschauung 为“知觉”，因为康德的用词中还有 die Wahrnehmung，这才应译为“知觉”。可是“直觉”和英译的 intuition 在这里的意思不符，而又和康德的原意不合，所以我们认为译“直观”较为妥当，因为 die Wahrnehmung 通行译为“世界观”。

还有，康德所用的 die seele 和 das Gemüt 这两个词应该分别译为“灵魂”和“心”。二者在康德的哲学中绝对不可混淆。这两个词同译为“心灵”是错误的。

至于康德所用的 transzendental 这个形容词，原是当时常用的一个拉丁语词，并没有涉及经验而只作为“越过了”的意思。这要看它用在什么地方，根据其上下文才能确定它所越过的是什么东西。中译这个词为“先验的”，以本译者看来，是不十分妥当的。其“验”字，指经验言，是对的，但“先”字则欠妥。可是苦思很久，还是想不出一个更确切的译词，而且这个译词，正如“批判”这词一样，沿用已久，不便改译。请读者随时揣摩康德的上下文，体会其意义，总之，不要把“先验”的“先”作为时序的“先”来看就对头了。因为康德之所谓“先验”，并非说是在经验之先，而是说在经验发生的时候才起其作用，而这“先验”的东西又不是从经验来的，所谓“先”者就是这个意思。康德精通拉丁文，兼习古典希腊文，他所用的哲学语词每每源出拉

丁文而按照比拉丁文更古的原本意义。例如 die Ästhetik, die Physiologie 等就是其明显的例子。

本译者在这次翻译开始时,按照所接触的青年哲学研究者的要求,本来打算在翻译的过程中多加注释,但是为了节省篇幅起见,而且在译本的后一部分,注释又不象在前一部分需要那么迫切,所以就多所从略。

本译文所主要根据的康蒲·斯密英译本在栏外分别以 A 和 B 的符号注明原文是第二版的、抑或是插入的第一版的。例如 AXV 是表示第一版序言的第 15 页、BXi 表示第二版序言的第 11 页, A13 表示第一版正文的第 13 页, B26 表示第二版正文的第 26 页,余仿此。本译本将康蒲·斯密的这种栏外注解一律照样加入,并且在栏外方括弧内注明英译本的原页码,以便查时并使用译出的索引。另加中英译词对照表,主要也是为便于使用索引的。

康德의思想和文字都极为复杂,有时不易捉摸,而且本译者限于思想、业务和外语的水平,译文和注解中的错误与缺点一定是很多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韦卓民

1962年6月22日于武昌

华中师范学院

英译者序言

这本译稿是在1913年，当我正在完成我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时开始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在当时所能做的不过准备了全书大约三分之一的翻译草稿；而一直等到1927年我才有暇时来修正那译稿，且续译下去。在这项工作里，我从我的两位前辈即迈克尔约翰（J·M·D·Meiklejohn）和麦斯·穆勒尔（Max Müller）的著作中曾获益不少。迈克尔约翰的著作，即《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英译本，出版于1855年。麦斯·穆勒尔的著作则是根据原文第一版的英译本，而在附录中有第二版的一些段落，出版于1881年。迈克尔约翰具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天才，使康德用一种相当接近于英国人惯用语的词句来表达他的意思，而我认为这种天才只有那些试图步其后尘的人，才能充分欣赏的。麦斯·穆勒尔的主要优点，如他曾正当地自认为的那样，乃是他能更为准确地译出一些段落，而在那些段落里，特别能正确地了解德国人惯用语的种种微妙之处，对于其意义来说，这恰恰是重要的。可是，迈、麦两氏的努力同有其不利之点，就是他们没有很彻底地研究过批判哲学；因之在他们的两种翻译本中的一些缺点，每每是能追溯到这种原因的。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对这本《批判》原文的研究与解释，已有许多成就。我的工作特别受到雷蒙德·舒密德博士（Dr. Raymund Schmidt）所校订的《批判》十分宝贵的版本的帮助。其实，那个版本在1926年的刊出乃是我再拿起这项翻译工作的直接原因。舒密德博士使《批判》第一版与第二版的原文能恢复本来面目，尤其是恢复了康德原来的标点——就许多困难的而且有疑问的段落来说，这是十分有帮助的——而他又引用了一些词句的异读，

这一些都节省了我核对各版本以及搜集一些康德学者对于《批判》的校正或关于本书著述中所提出的校订意见等方面的工作，而这种工作是要花费时间的。

我所依照的原文是1787年第二版的原文，而凡是不依这一版原文翻译的地方，我都一一指出。我并翻译了在第二版中一切所更改或删除的第一版的各段落。凡是有可能的地方，这些原来第一版的原文都在该页的下方注出。可是，康德在第二版中完全改写过的“范畴的先验演绎”和“纯粹理性的谬误推理”这两节里，再这样做就不方便了；因而我就在正文中将那两版的原文直接连着摆出。这种不大常用的办法有两重理由：第一，这部《批判》在其本身来说，已是一部合成的著作，其中的各部分记载了康德的各种见解在其发展中前后连续的各个阶段；第二，其第一版的原文，事实上，为了充分了解用来替代它们的那些文字，乃是不可或缺的。第一版和第二版的页数都自始至终在页栏外注明——第一版以A表示，第二版以B表示。

康德的德文，甚至按德国人的标准来判断，也是难读的。这些困难不仅是由于康德努力来说明的种种学说的难解，或者是由于他时常在互相冲突的观点之间变来变去；而且还由于这些困难之中，许多简直是因为他的写作方式而引起的。他常把许许多多的东西挤进一句话里去，于是就不得不过分用一些插语。而对于读者更为麻烦的，就是康德要依赖一些分词、代名词和性别来表示一句的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有时候，当我们的主要线索是一个性别时，我们不止有一个先行的名词可以与之相一致。而有的时候，康德用一些名词，其性别已经是不用的。其实，他是不止在一种性别上使用某些名词的。例如，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名词如德语的 Verhättniss（应是 Verhältniss——译者）即“关系”，他时而作为阴性用，时而作为中性用。但是，甚至当这些和其他的困难（是在原德文中所因有的）得到了克服，而对于翻译者来说，依然还有无可逃避的工作，那就是要在一些单句里重述那些

更复杂的句子的每一句的内容。要这样做，而不歪曲其原意，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也许是可能的；而在事实上，我已发现，耐心而仔细地处理，甚至最麻烦的句子，一般说来，都是能令人满意地予以解释的。

可是，某些并不罕见的句子却给译者以另一类型的问题：即为了获得译文的流畅，他应该在多大程度上牺牲一部分所说的、或者至少一部分所暗示的？！有一些句子，按其不规则的结构以及按其组成部分的性格来看，其起源必是由于一些在不同时候独立写出而后来又结合起来的段落缀合而成的。在康德准备这部《批判》出版而花费的四、五个月中，在定稿时利用自1769至1780年期间在不同时候所写的一些手稿，看来，他在整理其同样论证的种种不同说法时，曾把一些子句插进另一些句子里去，而这一些句子是绝不适合于纳入另些子句的。在遇到这种情形时，我没有试图完全照其原来的样子翻译这种句子。如果保存这些不规则的状态，它们会妨碍而不是帮助读者来了解康德的论证。读者实际上并不能分辨出哪些是原文不规则之处，哪些是译者的英文里有瑕疵的地方。如要保全这些不规则之处而加以附注来说明，这不是不可行的；但这种附注就会太多，而且是关于一些琐碎的问题。诚然，对于这部《批判》的合成起源以及对于康德各种见解在其发展中的各阶段之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但即使就此来说，这些不规则之处就原德文的语言本身来研究，仍然是没有价值的。在本译文中，凡是实质上值得保存的东西都没有牺牲掉。

我个人主要是受过尔文博士(Dr.A.C.Ewing)的帮助。在1927年，当我还在犹豫能否找到空闲与精力来独立完成这项翻译工作时，尔文博士在我求助于他时惠然首肯来尝试两人合译。可是，不久我们就觉得要达到一种始终一致的译文，这种合译是难以实行的，因为需要彼此磋商太多了。虽然我是独自对本译稿负责，而在这项工作的每一阶段上，尔文博士都曾慷慨地给我以帮助，他曾读过全部译文的手稿与校样，我从他所提的意见与批

评中受益不少；又因他编纂了本译本的索引，我要感谢他。

我的朋友李利博士（Dr. R. A. Lillie）、麦克林南先生（Mr. R. D. MacLennan）和麦克勒干先生（Mr. W. G. MacLagan）都曾帮助我校对过校样。我特别感谢李利博士，因为在我的一些句子不必要那样烦琐的时候，他肯于严厉地拒绝接受我的託词。

在最后一次仔细修订我的译文时，我曾发现一些大大小小的错误，而我还怕有其他一些错误尚没有被察觉。如果读者研究这部《批判》时用这本译本而发现任何错误，请惠以通知，则不胜感谢之至。

诺尔曼·康蒲·密斯

1929年10月于爱丁堡

目 录*

出版前言.....	王元化 (1)
中译者前言.....	(1)
英译者序言.....	(7)
引用题句.....	[4] (1)
献 词.....	[5] (2)
第一版序文.....	[7] (3)
第二版序文.....	[17] (12)
第一版目次.....	[39] (34)
导 言.....	[41] (35)
I. 纯粹知识和经验性知识的区别.....	[41] (35)
II. 我们具有某种验前知识乃至常识也绝不 缺乏这种知识.....	[44] (36)
III. 哲学需要有一种科学来确定一切验前知识 的可能性、原理及其范围.....	[46] (39)
IV. 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别.....	[48] (42)
V. 在理性的一切理论的科学中都包含有验 前综合判断作为原理.....	[52] (46)
VI. 纯粹理性的一般问题.....	[55] (49)
VII. 标题为“纯粹理性批判”的这门特殊科学 的理念与划分.....	[58] (52)

* 目录页码中左边为英文版页码, 右边为本书页码。